

田中贡太郎

全怪谈

貳



全怪谈

2

〔日〕田中贡太郎 著 曹逸冰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目录

- 蛤蟆血 /1
白花红茎 /23
山姑怪 /31
红花 /37
草地中 /45
杂树林中 /52
紫藤瓔珞 /58
花开时 /65
女人头 /69
女贼记 /76
牡蛎船 /83
岐阜灯笼 /89
女怪 /97
雪夜怪谈 /106
文妖传 /112
马脸 /120
妖影 /128

赖朝的末路 /144
港口妖妇 /152
灶中脸 /175
红土壶 /187
神秘云游僧 /197
修仙 /201
神仙河野久 /204
地狱的使者 /213
幸运 /220
怨灵 /231
吃年糕 /236
天打雷劈 /243
人犬记 /257
蛾 /270
祭蝇 /284
人参精 /290
抓虫 /294
鲑鱼作祟 /302
庭中异象 /308
蛤蟆报恩 /312
钳光血影 /317
蛇性 /325
月下盛宴 /333

蛤蟆血

1

三岛让离开了学长家。天色已晚，浓密的雨云仍在空中流淌。四周一片昏暗，地上还很潮湿，稍微走得快些都会溅起水花，所以他也没法大步流星。而且他所在的位置是高岗上的居民区。十点刚过，马路两旁的民宅便鸦雀无声了，再短的距离都会显得无比漫长。如果能打到车，他倒是想坐车去电车站，可他转念一想，傍晚过来的时候也没在附近见到出租车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与此同时，他想起了那个正在等他回家的女人。其实他今天之所以来找学长，就是为了商量这件事。

“你最好再查查她的身份和来历……”学长的劝告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法学部毕业的藤原学长认为，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同居实在欠考虑，但三岛不在乎——他出生在一座海边小镇，三岁那年，当医生的父亲去世了，母亲带着他，改嫁渔业公司的老板。他在继父家长大成人。三年前，母亲也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打那以后，继父一家便开始对他冷言冷语。去年，他终于忍无可忍，离家出走。虽然他不知道自己找的这个女人姓甚名谁，又是什么来历，可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吧……

“你居然能在街上随随便便捡到一个女人，也是挺有本事的呢……”

学长的玩笑话在耳边响起。还真是。仔细想来，三岛与这个女人的邂逅，不过是机缘巧合。但世间男女的相识相知，不都是出于所谓的“机缘巧合”吗？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。他想在备战高等文官考试之前，去海边放松个五六天。不过“年轻男子在海边偶然结识了年轻女子，有了一夜情”之类的新闻，不是天天都会出现在报纸的社会版上吗？这不是很平常的事儿吗？

三岛回忆起初见那个女人的情景……金色的夕阳洒在松林之外。空气如春日般潮湿不堪，脸上和手上都黏糊糊的，直教人犯困。他沿着松林，穿过栎树林中的小路。来到海边之后，他每天都会走这条路散心。栎树叶片上的绿色已然褪去，一有风便会沙沙作响。

栎树林前有一片较为宽广的耕地。地里种着金黄色的稻子，也有绿色的萝卜与大葱。耕地附近有一条小河，与栎树林平行。土堤上稀稀拉拉长了几棵柳树。定睛一看，五六个人正坐在土堤上垂钓。其实三岛每天都会看到相同的光景，只是垂钓者的人数每天都不一样罢了。而且在这群垂钓者中，一定会有一两个来海边散心的游客。游客会带上旅馆的塑料桶当鱼篓。有时，鱼篓里会有一两条小鲫鱼，有时则会有四五寸长的虾虎鱼。

不一会儿，三岛走到了小路和小河的交汇处。小河上有一座板桥，上面铺了些土。有个男人正站在右边的桥墩旁钓鱼。他的颧骨十分突出，鼻子下面留了胡须，看上去跟鞋刷似的。腰间则系了一条黑色的毛纱腰带。看那架势，颇有些小学老师或巡警的意思。三岛低头看了看他脚下的鱼篓，里头装着五六条虾虎鱼。

“哟，钓到虾虎鱼了呀。”三岛随口寒暄道。

“今天天气好，稍微钓到了几条，但不算多呀。”

“能钓到多少果然得看天气呀！”

“要是阳光太亮，把水底都照得清清楚楚的，那就不行了。如果今

天天上的云再多点儿就更好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三岛抬头望天。薄薄的云层随风飘动，形成一张白色的云网。他本想去土堤边走走，就将视线转向了板桥，却发现桥对面有个年轻女子正在看他。她身材娇小，穿了一身紫色的铭仙绸^①衣裳，图案也十分华美，惹人注目。不是大户人家的女仆，就是还在上学的学生。白皙的鸭蛋脸上，有一双乌黑而水灵的大眼睛。他心想，她一定是来这边的别墅度假的，于是也没有产生过多的好奇，就直接往土堤的上游方向走去，没有再多想那个女子。

走了二町^②之后，左侧的耕地到头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松树林的红土高台。这里也有一座通往河对岸的木桩桥，但他并没有上桥，而是走上了通往高台的红土缓坡。

高台上有一棵巨大的老松树。钻出地面的树根歪歪扭扭，好似土蜘蛛的脚。昨天和前天，他都坐在这看了会儿杂志，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些许感情。于是今天他也往树根上一坐，眺望小河的下游。在柔和的夕阳下，垂钓者们仿佛画作中的人物，纹丝不动。三岛忽然想起了刚才看到的那名女子，下意识地寻找她的踪影，却没能找到。

他掏出离开旅馆时随手塞进怀里的杂志，翻看起来。他越看越专注，忘却了周围的一切。坚决缩减军备，因生存权受到威胁导致的各种社会罪恶，华盛顿会议与军备限制……杂志上都是这种类型的评论。后来，他读到了一篇著名思想家的评论——此人为了逃避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烦恼，投身于哲学与宗教的世界。文中的抑郁深深感染了他，惹得他不禁放下杂志，抬起头来。太阳貌似已经下山了，四周为灰色所笼罩。他想起旅馆的人一定已经备好了饭菜，正在等他回去，便将杂志塞回怀里。

①一种做和服的面料。

②町，长度单位，1町约为109米。

就在这时，他瞥见右手边不远处的草坪上坐着一个女人。她双手抱着膝盖，低着头，若有所思。此人的衣服，貌似与方才那位站在板桥对面的女子一样。

三岛顿时起了疑心。为什么刚才站在河对岸的女人会坐在这种地方？莫非她跟我一样，闲得无聊，就散步到这儿来了吗？可她这么垂头丧气的，兴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……三岛也知道贸然搭话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感，但还是想上前问上一问。他站起身来，又想：要是我蹑手蹑脚地过去，她可能会误会我有什么企图……于是他便象征性地清了清嗓子，再往女子那边走。

女子听到了咳嗽声与脚步声，回头望向三岛。还真是刚才站在河对岸的那个人。她并没有面露惊讶，只是很快就把头转了回去。三岛快步走到女子身边，顾不上被茱萸的枝条钩住了衣角。只见那女子又把漂亮的脸蛋转了过来……

“你是从哪儿来的啊？”

“我刚到这儿来……”女子落寞地说道。

“那你是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旅馆啊？”

“嗯，还没工夫……”

三岛心想，也许她是在等人。

“我看你这么晚了还一个人坐着，所以才想过来问问情况。”

“多谢关心……你就住在这附近的旅馆吗？”

“嗯，我来了五六天了，就住在不远处的鸡鸣馆。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地方落脚，就来找我吧。我叫三岛。”

“多谢你了，我实在没处去就来找你。三岛先生是吧？”

“对，我叫三岛让。那我先告辞了。欢迎你随时过来。”

三岛辞别了女子，但她那垂头丧气的样子还是让他牵肠挂肚。走着走着，他忽然想道：她不会是经常上报的那种跑来海边度假胜地“自杀”

的人吧？他连忙停下脚步，在松树林中观察远处的女子。

只见那女子双手掩面，看上去好像在哭。三岛早已将晚餐抛之脑后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……

现实中的让走到了一个弯角。他正要往左转，却发现不远处有一扇院门。门口有一棵榉树，树后的木板围墙里有一根门柱，柱子上亮着一盏灯，灯上有钢丝网做的圆形灯罩。柱子旁边有两三根女竹，长着小巧而纤长的叶片。他定睛一看，忽然发现灯罩内侧有一个黑色的斑点——原来那是一只壁虎。这时，壁虎貌似发现了食物，伸长了脖子。而它的脖子，竟然比原来长了足足五寸。三岛吓得连忙驻足。只见灯罩如地球仪一般旋转起来……三岛心想，我今天真是活见鬼了。为了忘记刚才看到的恶心画面，他一路小跑，朝左边拐去。

2

好在奇奇怪怪的念头并没有在他脑中停留太久。他自我安慰道，这年头哪儿来的妖魔鬼怪啊，肯定是我的神经出问题了，看错了。不过……能眼花成这个样子，这说明今晚我的确不太对劲。这兴许是发疯的前兆。一想到这儿，他又有些郁闷了。

他甚至开始怀疑，从天而降的情人并非现实，而是自己的幻觉。

不知不觉中，他来到了比刚才更宽敞，也更明亮的一条马路，心情也稍稍轻松了一些。他想起，情人还在等他回去呢。他在脑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：小鸟一般恬静的女子单手撑头，靠着书桌，竖起耳朵，静静等候玄关的玻璃门开启的响声……他想在民宅的二楼租一间房间，和情人同居，所以才会去找学长征求意见。

“反正你早晚也要成家的，如果那个女人还不错，干脆结婚也不失为一个选择。可你这速度也太快了点儿吧……”学长的调笑在耳边响起。

三岛不是没去过花柳巷，但这个女人是第一个和他产生交集的清白女子。就算她另有隐情吧，在三岛看来，“情人从天而降”这种事还是跟天方夜谭一样，显得特别不真实。

“我也觉得特别不可思议，就好像自己掉进了童话世界一样。”——三岛想起了自己在前辈家的回答。藤原学长会这么说也是理所当然。

三岛又回忆起了那一天的光景……就在他目不转睛地观察那名女子时，她站了起来，晃晃悠悠地走进了昏暗的森林。她从他身边走过，朝海岸的方向走去。她的脸上满是泪水。三岛认定，她是要自寻短见，便动了恻隐之心。但他又怕吓到了人家，便等她走到两三町开外的地方之后才追了上去。

“喂！喂！”

女子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但随即加快脚步，继续前进。

“我是刚才跟你说话的人啊，不是什么可疑人物！我看你好像有烦心事，想给你出出主意啊！等等啊！”

女子又回了回头，但还是没有停下。

“喂！等等啊！你一定是有心事吧！”

三岛好不容易追上了女子，抓住了她的腰带。

“我是刚才跟你说过话的三岛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啊？”

女子老老实实地停下了。她双手掩面，大哭起来。

“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说出来给我听听吧，我来给你出主意。”

然而，女子哭个不停，一言不发。

“在这种地方说话也不是回事儿，不如去我住的旅馆吧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聊……”

他终于鼓起勇气，握住了女子的手……

三岛又弯进了昏暗狭窄的小路。他想尽早回到自己的住处，让情人安心。他快步走上一条缓坡。这时，他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位面相天真乖巧的女子。

“我只能去死了，实在没处去了……”

情人的声音在三岛脑中回响。当时她边哭边说，她离家出走后来到了东京，在一两户人家当过女仆。后来，她认识了一个在私立学校当老师的女人，便在她的介绍下成了某富豪家的女仆。谁知富豪要找的并不是单纯的“女仆”。上工的第二天晚上，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当天晚上便来到了这座海岸边的小镇。

三岛一边走，一边观察走在自己右边的这个女人。马路右侧是一座悬崖，悬崖边孤零零地亮着一盏路灯。这时，右边的女人回过头来问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请问电车站是不是这个方向啊？”

从声音判断，此人还很年轻。三岛发现，她的唇色很红。他停下脚步回答道：“没错，沿着这条路走到底，然后左拐，您就会看到右手边有一个能转弯的地方，您拐进那条路，再继续往前走就是电车的终点站了。我也要去那儿。”

“太感谢您了。我有亲戚住在前面，但从来没走过这条路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头……那我就跟着您走吧。”

三岛本不想跟这个走路速度很慢的女人同行，但又不好意思拒绝。

“好，您跟着我就是了。”

“真是太麻烦您了……”

三岛继续往前走。可是他不能像刚才那样健步如飞了，只能逼着自己放慢速度。

“这条路可真不好走呢。”女子跟在三岛后面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

“是啊，是不太好走。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啊？”

“我是坐山手线的电车来的，在前面的车站下的车，但我听说市内电车更快，就朝这个方向走了。我经常坐市内电车去亲戚家，但从没走过这条路。”

“这样啊，毕竟这一带挺荒凉的，大家都睡得很早。”

刚说完，三岛便想起了灯罩里的壁虎。他心想：如果这个女人看到了那壁虎，天知道会吓成什么样子。

“是啊，真的好荒凉哦。”

“连我这种大男人都疹得慌，您一定也很害怕吧。”

“是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独自走去车站呢。朋友想留我过夜，但我家里还有病人，走不开。而且要过夜，肯定也是住亲戚家比较好，所以我就出来了。朋友家附近还算热闹，很多人还没睡，可走到这儿一看，四周一片漆黑，简直跟异世界一样……”

狭窄昏暗的坡道总算到头了。两人来到了一片路灯较多的地方。三岛一边往左拐，一边回头瞥了女子一眼。她化着精致的妆容，脸蛋瘦瘦的，很好看。

“这边走，这里还稍微亮一点。”

“太感谢您了。”

“前面不会那么暗了。”

“嗯，前面我就熟了。”

“是吗？前面的路况也不好的，但比刚才亮多了。”

“您是要回哪儿去啊？”

“我吗？我住本乡。您呢？”

“我住柏木。”

“那么远啊？”

“是啊，所以我在犹豫要不要住前面的亲戚家。”

三岛心想，此人一定不是良家女子。香喷喷的气息从身后飘来。他

感受到了妖媚的诱惑，但一想到在屋里撑着桌子，苦苦等候他回来的人，他便打消了邪念。

“也是哦，这么晚了，还是在亲戚家住一晚吧。我干脆送您过去好了。”

“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我送您吧。”

“那就麻烦您了。”

“您知道亲戚家具体在哪儿吧？”

女子来到了三岛的左边。

“知道。”

朝右拐的弯角上有一家酒吧。入口处的屏风旁边站着一个人身着浅黄色洋装的人，但酒吧里寂静无声。

“在这儿拐弯吗？”三岛指着弯角问道。

“在下一条小巷拐弯，然后再走一点就到了。麻烦您了。”

“不碍事，我陪您去吧。”

路上忽然变得昏暗了。就好像有人在监视着这条路，故意掐灭了路灯一样。

“这附近有点昏暗哦。”女子的声音是如此朦胧，仿佛笼上了一层雾霭。

“是哎……”

女子并未继续说话。

3

“到了。”

就在三岛闷头赶路的时候，他听见了女子的声音，立刻停下脚步。

那是一座旧式的大宅门，亮着门灯。门上的油漆都晕开了。

“哦，就是这儿啊，那我就告辞了。”

三岛对家中的情人牵肠挂肚。他想立刻辞别眼前的这个女人。

“不好意思，能否请您陪我走进去啊？”女子笑着说道。

“哦，好吧，那我就再陪您一程。”

大门左侧开着一扇小门。女子走到小门前面，伸手轻轻一推，门便悄然打开了。之后，她回过头来，看着三岛，仿佛是示意他快点跟上。

三岛走上前去。女子用手扶着门，往旁边让了一下。三岛擦着女子的身，走进门中。女子跟在他后面。女子进门后，门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。

“打扰了……”

地上满是朦胧的月光。三岛如梦初醒，连忙环视四周。院子里长满了青草，仿佛天然的天鹅绒地毯。玄关的纸门亮着灯，门口有一棵长满金茶色花朵的大树。那貌似是凌霄花。甘甜而刺鼻的花香扑鼻而来。

“这是我姐姐的房子，您别客气。”

三岛心想，要是进了屋，肯定半天出不来。

“您进去吧，我就等在这里，您进去之后我就回去。”

“哎呀，您就见见我姐姐嘛，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。”

“我还有事……”

“就一会儿，没关系的嘛。”

说完，女子朝玄关走去，避开了开着花的树。三岛一筹莫展。

他听见女子对屋里的人喊了一句话。他忽然起了疑心：都快秋天了，为什么院子里的草还那么青？

这时，屋里传来了娇媚的女声。三岛心想，此人八成就是女子刚才提到的“姐姐”了。他不禁抬起头来。有人拉开了内侧的格子门，屋里的银色灯光洒进院子。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背对着灯光，站在门口，旁

边就是和他一路同行的女子。他觉得，玄关与他的距离近了不少。

他还以为，之前觉得玄关很远，是光线造成的错觉。他又想起了刚才看到的那个会旋转的灯罩。今晚真是活见鬼了……他边想边望向花朵盛开的那棵树，却发现树上的花朵也在转圈。

“我姐姐也很想见你呢，你就进屋坐坐吧。”女子来到三岛面前说道。他这才觉得嗓子能通气了。他抬头望向女子的脸，却觉得脑中一片混乱，没有任何余力思考，只能跟灵魂出窍了似的，朝有灯光的方向走去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战战兢兢地望向开着花的树。树上的金茶色花朵并没在动。

“请进，请进，多谢您对我妹妹的照顾，来，快请进。”

不知不觉中，三岛已经走到了房门口。迎接他的女子靠在纸门的把手上。她身材高瘦，脸蛋漂亮得跟蜡像一样，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扎在脑后。

“多谢您的一片盛情，但我今晚还有急事，就先告辞了……”

“哎呀，别急嘛，进来坐坐嘛，至少喝杯茶再走呀。”

“多谢您了，但我真的有急事……”

“是有人在家等您吧？稍微坐一会儿又不碍事……”

女子用水灵灵的双眼盯着他。三岛不禁笑了。

“您就进来坐坐吧，千万别客气。”站在他身后的女子也帮腔道。

“哦……那……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吧。”

无可奈何之下，三岛只能将左手拿着的帽子换到右手，准备进屋。

“快请进。”

高个女子转身离开门口，朝里屋走去。三岛脱了鞋，跟着她进屋了。纸门后站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女仆，头上梳着岛田式发髻。女仆走上前来，示意三岛把帽子给她。三岛下意识地吧帽子递过去，摇摇晃晃地跟着高个女子往前走……

4

三岛来到了一间摆设豪华的屋子。屋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，桌上盖着印度的印花布。旁边则是五六把中式的朱漆大椅子。高个女子披着华美的金纱绉绸外衣。只见她伸手扶住其中一把椅子，说道：“请坐。”

三岛走到椅子旁边。就在这时，女子一把拉过左边的另一把椅子，让两把椅子面对面。见女子已经坐下了，三岛也只能坐下。他把身子稍稍往左边侧了一些。

“还没跟您自我介绍呢……我叫三岛让……”

三岛一开口，女子便举起手来说道：“我们就略过这些繁文缛节吧。如您所见，我就是老太婆一个，您要是瞧得起我，就跟我交个朋友吧。”

“瞧您这话说的……我才该请您多多关照呢。”

这时，拿走帽子的女仆用菱形的木盆端来了两个杯子，还有一个竹筒状的壶。壶顶是出水口，侧面有把手。

“端过来吧。”

听到主子的命令，女仆便将木盆摆在两人之间的长桌角落。她正要走，却听见主子问道：“小姐呢？”

女仆回头回答道：“小姐好像不太舒服，去歇息了，一会儿再来。”

“不舒服啊，那我来陪客人就是了，让她休息好了再来吧。”

女仆鞠了一躬，开门离开了。

“我们就以酒代茶吧……”

女子将手伸向了酒壶的把手。

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走……”

“哎呀，有什么关系嘛，您真的不用客气，多坐一会儿好了。只要您不嫌弃我是个老太婆，让我陪一晚上也没关系哦。”

女子将壶中的液体倒入两个杯子，并将其中一杯摆在三岛面前。那